

摘要

本論文以金代書法中的蘇軾與米芾傳統為主題，將就文化史及藝術史的觀點，針對中國史上被譽為漢化最深的民族—「金代（女真人）」，在融合胡漢文化及保全並發揚漢族文化之貢獻，透過對於藝術之一環——書法的分析，來了解在征服王朝統治下的漢人，是如何努力保持漢文化傳統，而崇慕中原文化的金代統治者又是如何地倡導漢族文化。尤其在書法的傳統中，金代承襲北宋最重要的幾個傳統——主要是蘇、米傳統，並且發展出其對此傳統的詮釋，而在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的配合下與南宋書法分庭抗禮，並成為元代書法之重要源流之一。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回顧、旨趣。

第二章，〈金代的書學環境〉，從金代政治、社會及文化的發展上而言，金人接受漢文化及仕金漢人對於金人的影響均造就了金代崇尚書法的風氣，加上蘇學在北方的盛行，是促使蘇、米風格受到金人重視並紛為效倣對象的重要因素。在了解書學環境的同時，本章將整理金代文人的藝術活動及可見之前人書跡，並進一步討論當時的書學，包括其書論與書蹟創作。

第三章，〈金代書法中的米芾傳統〉，將透過對王庭筠個人及書風的理解，來看金人對米芾書風的詮釋。

第四章，〈金代書法中的蘇軾傳統〉，透過對趙秉文書學及書風的分析，試圖了解趙秉文對金代書法中的另一個典型——蘇軾風格的詮釋及其個人書風的貢獻。並分析金代其他蘇軾風格有關書風之特色。

第五章，〈金代書法中的蘇軾與米芾傳統的特色〉，將金代的書風和南宋及元初蘇、米風格作品之關係一比較，來了解金代書風與南宋間之差異及與元初蘇、米風格作品之關係。

第六章，〈結論〉，總結金代書風格中的蘇、米傳統，並兼論金代書法的傳承角色與文化意義。

金代的書家以其在書學藝術上的修養，上追北宋蘇、米諸家，效法其對於人品的重視，稱頌蘇軾、米芾等書家的書學成就，並直追東坡、米芾之書，間接追溯晉唐諸家，以「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的境界作為書學的標的。王庭筠和趙秉文等金代

的書家，對於米芾及蘇軾書風，以對古人的緬懷及灑脫的才情與尚意精神交融出自敲反正、雄健勁拔的形式美與豐富的筆墨變化，與處於同時代南方的南宋相較，呈現不同的氣息與特質，此藝術內涵或可留予後人在探討金代文化成就時有更大的思考空間。